

谎祸

董新民 著
杜艳臣 著

236.617
8

戏剧出版社

谎 祸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字数44,000 开本787×1092 毫米1/32 印张2 1/8

1981年6月第1版

1981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8069·121

定价: 0.21元

内 容 提 要

一九五九年深秋，河南某地生产队，由于瞎指挥，浮夸风，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社员们吃草根，啃树皮，苦度岁月。队长李百锁对这种极左思潮作了坚决的抵制。但是，县委崔书记却批评他右倾保守，关他禁闭，停职反省。大队党支部书记张顺劝他识时务，顺风转舵。李百锁将计就计，表面上同意密植，实际上把多余的麦种分给社员充饥。老社员董奶奶对他这种做法，十分感激，说他发给社员的是“保命饭”，而崔书记却把他打成反党分子，并派民兵挨家收回“保命饭”，董奶奶气饿而死，许多社员也被迫出外逃荒，生产队呈现一片悲惨景象。李百锁决心斗争到底，潜往北京告状。

作者通过生产队的一个侧面，对一九五八年以来的极左思潮和说假话成灾、说真话有罪的浮夸风作了生动而深刻的批判。

人 物

李百锁——男，四十五岁，生产队队长。

张 顺——男，四十六岁，大队支部书记。

马金妞——女，三十八岁，社员，董长乐之妻。

董长乐——男，四十二岁，社员。

董奶奶——女，六十八岁，董长乐之母。

桑玉兰——女，四十余岁，张顺之妻。

玛 瑙——女，十八、九岁，李百锁之女。

老 宋——男，五十岁，县招待所管理员。

郑 春——男，二十二岁，现役军人，张顺之外甥。

葡 萄——女，十二、三岁，董长乐之女。

老 根——男，六十余岁，生产队饲养员。

石 滚——男，青年农民。

狗 旺——男，青年农民。

三 妞——女，老根孙女。

男女社员若干。

第 一 场

〔一九五九年深秋。

〔河南某县县人委招待所一角。

〔这是个文庙改建的招待所，可见飞檐斗拱大殿剪影。院内有一压水机井。新盖的平房山墙上残存着县三级干部会留下来的标语、口号、决心书等。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小麦密植夺高产，突破七千三百二”等。

〔幕启：秋风瑟瑟，落叶飘飘，夕阳西下，余晖依依。天际鸽哨声时远时近。

〔招待所管理员老宋提水桶到压水机前压水。望望天上的鸽子，看看反锁房门的一间平房，摇头叹气。

老 宋 唉！（唱）

李百锁是全县有名的劳动模范，

报纸上好几次表扬宣传。

大跃进他变成了白旗一面，

撵不上一天等于二十年。

他一听说瞎话就恶心讨厌，

他一见搞浮夸就解手抽烟。

崔书记他牛不喝水强把角捺。

这一回李百锁他更难过关。

〔老宋转身提桶欲走，李百锁推开窗户。

李百锁 （探身递出一只破瓢）老宋，来碗井拔凉水。

老 宋 （四顾地）小声点，我去给你端开水。

李百锁 嗨，谁喝过开水。

〔老宋为李百锁舀水、摇头叹气、暗拭眼泪。

李百锁 宋哥！（唱）

老宋哥你不必摇头难受，

我知道你为我暗地担忧。

论年龄我今年四十五、六，

凭气力都叫我“气死牛”。

别的本事咱可没有，

种庄稼还知道个早晚稀稠。

大跃进跃得我右倾保守，

也有人一跃进就信口胡诌。

李百锁长的是人舌头，

学不会撒谎吹牛拍马溜沟。

不掏钱的小房子叫住就住，

全当是二锅头，我的老宋哥咱借水浇愁。

〔李百锁端起水瓢一饮而尽。

李百锁 心里没鬼，不怕喝凉水，宋哥，再来一瓢！

老 宋 咳，你呀……

〔老宋转身舀水，李百锁“扑通”跳出窗外。

李百锁 宋哥，本乡本村，你能不知道我……

老 宋 暖，暖，你咋出来了？

李百锁 客气，坐监还兴放放风呢，他能憋死我？

〔李百锁依墙蹲下，顺手把墙上的大字报撕下一角，卷起烟来。

老 宋 （阻止地）暖，暖……

李百锁 （抖动着纸角）怕啥，我又没撕字儿！（望着天上的鸽群）这群鸽子飞得真不低！

老 宋 咳，啥人玩啥鸟，崔书记喂的鸽子也比别人的钻的高！

李百锁 哦，是他的。我说鸽哨调门咋这么高。

老 宋 （四顾，阻止地）嘘，……

李百锁 宋哥，如今高调好唱，实话难说。勒折裤带挣断筋，一粒一粒粮食数着交，还落了个征购任务没完成。（气愤地）如今地里不长庄稼，（指着标语）都长到嘴皮子上了！

老 宋 百锁！（突然紧张地）快，快，来人了！（老宋推着李百锁让进屋内）

李百锁 你看你，门锁着呢！

〔老宋慌乱中摸不着钥匙，指着窗户抱住李百锁一只腿就往窗上推送着……

〔张顺扛行李怒悻悻地上。

张 顺 宋哥，把门开开。

老 宋 张顺？

李百锁 你咋又回来了？

张 顺 还不是沾了你的光！（把行李扔在地上）临死你也要拉个垫背的！

李百锁 啥？我拉你张顺垫背？

张 顺 （余怒未息地冲上前）不是你我也回不来！

李百锁 （也逼上前）你……

老 宋 看看，看看！跟老牯牛一样，见面就抵头！

张 顺 宋哥，有他这队长，我算倒八辈子霉了！（唱）
崔书记讲的话一清二楚，

要干部争上游把干劲鼓足。
小麦单产要鼓到一万三千五，
看一看谁敢想谁敢干成绩突出。
全场人谁不说很受鼓舞，
一眨眼会场上贴满决心书。
崔书记点着名要他报数，
他正在墙角扯呼噜。
开几次促进会把他帮助，
一张嘴哪壶不开他提哪壶。
我感谢李队长把我照顾，
不回家陪着你来住黑屋。

〔李百锁突然笑了起来。〕

张 顺 笑，笑！几千人的大会，人家都高高兴兴的走了，
就留你蹲禁闭，老光荣！

李百锁 没啥丢人！

张 顺 宋哥，你听听……

李百锁 顺哥，咱都是两腿在犁沟里插了半辈子的庄稼人，
你手拍胸口说说，就算他上的是金粪、银粪、珍珠、玛瑙，一亩地能不能打一万三千五？

张 顺 人家崔书记算过！“一麦九穗”一穗就算十五个籽，五得五，五九四十五……一亩地一万三千五，这是科学！

李百锁 科学？顺哥，你说说实话，你信不信？

张 顺 这，这……（向宋）你看看，你看看！

李百锁 祖祖辈辈一亩地耩十来斤种子，眼下翻了一番还嫌少，非叫耩一百五十斤，那叫种地？沤粪！

张 顺 百锁呀百锁，听听领导的话就屈死你了？

李百锁 我没长兔子耳朵，随风听音！
张 顺 你……
李百锁 咋？
老 宋 （发脾气地）你看看！尿尿和泥，放屁崩坑儿，光屁股就在一块，一个是大队支书，一个是生产队长，不叮咛就说不成话了？
〔李百锁转身走开，远远地坐在一旁。〕
张 顺 （对老宋）咳，人，真是好人，就是扭不过这个劲儿来！何必呢？人家吹，咱就不会吹？（转向李百锁，大声地）你也睁眼看看，人家谁不是丈人死了哭爹，随大流！就你能！全县就你懂得种庄稼！
李百锁 人，总得有脊梁骨，墙头草才随风倒！
张 顺 你革命，你伟大！有本事别蹲禁闭呗！
〔李百锁“霍”地站了起来。幕后钟声当当。〕
老 宋 （慌忙拦阻地）算了，算了。开饭了，吃了饭再说！
〔张顺、老宋欲下，李百锁不动。〕
张 顺 走呗。
李百锁 不去，你把饭给我端来。
张 顺 啥？
李百锁 （指着屋子）没本事，蹲禁闭呢！
老 宋 你呀，走，走。有你们支书，还怕你跑了？
〔李百锁转身到窗前探身取出破瓢。〕
李百锁 宋哥，大话要能当饭吃，往后就没人挨饿了！
〔张顺一跺脚生气地急下。〕
〔李百锁、老宋欲下，玛瑙提小包袱匆匆跑上。〕

玛 瑙 爹，俺长乐婶跟人家吵起来了。

李百锁 跟谁？

玛 瑙 （抽泣地）传达，不，不让俺进来，说你，犯错误不让见人……

老 宋 我去看看。（下）

李百锁 恁咋进城了？

玛 瑙 （唱）全村人这几天说长道短，
有人哭有人急四邻不安。
有人说你图积极杀鸡取蛋，
有人说你犯错误要判三年。
董奶奶这几天日夜惦念，
让长乐婶陪着我进城探监。
〔玛瑙将小包袱递给李百锁。〕

玛 瑙 我把你的替换衣服都……都拿来了。这，这是玉兰娘做的新鞋，这是袜底，这是烟叶……

李百锁 （沉思、烦躁地）十八九了，听风就是雨！
〔老宋边劝边推着马金妞上。〕

马金妞 （挣扎地向后喊着）我就是说了，他姓崔的不能一手遮天！有能耐把俺全村都抓来！

老 宋 葡萄她娘，少说一句。走吧！走吧！
〔马金妞不欲罢休，老宋强推的让她坐下。〕

马金妞 （突然感到委屈地）嗨，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在村里吵，出了门还得吵！

李百锁 长乐家，还是那麦秸火脾气！

马金妞 （一见李百锁突然又气从中来）老老少少百十口，叫我来问问队长，你还要不要群众？还叫人过不叫？

李百锁 长乐家？……

马金妞 (唱)您只顾在县城跃进跃进，
家里头，百十口象丢了魂。
三冬未到秋未尽，
大食堂一顿饭下米五斤。
开锅难见米粒滚，
顿顿清汤能照见人。
秋茬地一犁三耙上足粪，
临耩麦仓库麦种没一斤。
哪见过春种秋收遭年馑，
砍倒了高粱饿全村。
当队长你躲进城不管不问，
不饿死小社员您不甘心！

李百锁 说的吓人！（对老宋）虽说征购没完成，戴了顶右倾帽子，可队里口粮搭配上糠糠菜菜能顶到明年麦天。

马金妞 啊，到现在你还反穿皮袄装羊呢！

李百锁 啥？

马金妞 你办的事你清楚！

李百锁 咋啦？

〔马金妞生气地转过身子不作回答。〕

李百锁 (问玛瑙) 咋回事？

〔玛瑙低头不语。〕

李百锁 (着急地) 说呀！

玛 瑙 您前脚走，县里工作队后脚就到。说咱征购任务没完成，就得一天省一顿，一顿省一口。一张条子不光口粮，连仓库里的种子粮都调到水库工地了。

李百锁 谁叫他调的？

玛 瑙 人家说你和顺大伯都同意了。顺大伯写的还有条子！

李百锁 啊？（转身欲走）我去找张顺。

马金妞 锁哥……？

老 宋 （拦阻）找他也没用。四乡都派了工作队，崔书记说能多要一斤粮食，也不要那些右倾保守的干部、党员！

李百锁 （喊着）这不是从嗓子眼里往外掏粮食嘛！

〔李百锁发泄地将标语扯下撕个粉碎。

老 宋 （阻止地）咄！咄！

〔老宋四顾，忙将碎纸兜在围裙中下。

〔李百锁扯下肩头衣服摔在地上，面背观众坐下。

〔幕后伴唱：

田埂上空熬多少不眠夜，

粒粒粮食浸透着汗水心血。

浮夸、平调风愈烈，

三冬未到米粮绝，

怎熬过青黄不接春三月！

〔马金妞知道错怪了李百锁，疚愧地欲上前又止。

〔瑙玛上前拾起衣服给李百锁披在肩上。

玛 瑙 （小声）爹。

〔李百锁若无所闻。

玛 瑙 （提高声音）爹。

李百锁 （烦躁地）叫啥叫？

〔瑙玛委屈地抽泣着扑在马金妞怀中。

马金妞 （难过地）锁哥，别拿孩子出气，从小没娘，还

不够可怜的。

〔张顺急上。

张 顺 （望着包袱）肉电话真快！替换衣服都送来了？
锁，你还打算常住啊？

李百锁 （一把抓住张顺）张顺，你缺德昧良心，就不怕
断子绝孙？

张 顺 咋啦？

李百锁 调走俺队粮食，为啥不对我说？

张 顺 你松手。

李百锁 你说！

张 顺 （挣脱开）为啥？为的向你！征购你完不成，崔
书记说你瞒产私分，眼下还蹲禁闭，再不让调，
他能饶你！

李百锁 牙缝都剔干刮净，还管不管社员死活？

张 顺 天塌砸大家，光咱村挨饿了？走着说着，反正共
产党不能叫饿死人。

〔停顿。鸽哨声声。

张 顺 （扫马金妞一眼，兼顾地）你也想想，崔书记如
今啥都想争个全省第一，你饿他的茬，能有好果
子吃？

李百锁 （无可奈何地坐下）嗨！

〔马金妞不屑地到一旁坐下。

张 顺 锁，火烧眉毛先顾顾眼下，你开恩再跃进跃进，
咱人先回去再说。

〔李百锁望着空中的鸽子出神。

张 顺 法儿是死的，人是活的。咱住在这儿算咋回事？

〔李百锁望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标

语出神。

张 顺 他叫耩一百五十斤，那怕咱多一斤也算跃进呐！这可好，全县倒数第一！咱村啥时候丢过这种人？

李百锁 ……

张 顺 我的爷呀，你倒是说话呀！

李百锁 顺哥，我说啥？我还有啥可说？眼下是有理三扁担，没理扁担三。胳膊扭不过大腿。唉！

张 顺 （见李百锁有所松动，高兴地）哦？你说呀。

李百锁 （捶大腿）嗨，我真后悔！（唱）

悔不该当初没听你的话，
落了个倒数第一回不了家。
从土改咱干到合作化，
来县里咱哪次不戴光荣花？
这二年李百锁命运不佳，
变成了右倾保守井底蛙。
可不能再落个鸡飞蛋打，
害自己坑别人祸害大家。
顺哥呀，
从今后有粉咱往脸上擦，
那里跌倒在那里爬。
眼前的翻身仗一定要打，
咱来个披红戴花再回家。

张 顺 嗨，别做梦娶媳妇了！早有这话能有今天？眼下能顺顺当当回去就不赖了。

李百锁 不，我就是个泥人还有点土腥味呢，能栽这跟头？能咽这口气？咱一亩地耩这些！（伸出三个指头）

张 顺 三十斤？
李百锁 不，三百斤！
张 顺
马金妞 （同声）三百斤？
李百锁 对！
张 顺 你疯了！光明大队是全县密植红旗，一亩地才耩二百斤！
李百锁 顺哥，舍不得孩子打不了狼。不咬咬牙不光右倾帽子难摘掉，就是回去，又能有啥法呢？
张 顺 锁，你这胆也太大了吧？
李百锁 （指标语）你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张顺不以为然地摇着头。
李百锁 嗨，摇头派！咱一犁三耙墒情又好，再豁上仓库那几千斤化肥，也许能闹个一季翻身！
张 顺 锁，你说的是真话？
李百锁 这么大的事，我能开玩笑？
马金妞 锁哥，百十口脖子都快扎起来了，能拿着粮食往地里扔？
李百锁 （发火地）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你说咋办？
〔马金妞欲说什么，忽又转身生气地下。
玛 瑙 （追了几步）婶儿，婶儿……
李百锁 张顺，这种子……
张 顺 崔书记说了，只要密植，种子县里给。
李百锁 那好。你去给他说明，咱跃进了。
张 顺 好。好。（走了几步又迟疑地停步）锁，你真的变得这么快？
李百锁 嗨，“一天等于廿年”！我就烦你这号人，你不

去，我去。

〔李百锁大步走下。〕

张 顺 （追了几步）锁，锁。玛瑙，快收拾东西，回家！

（向内喊）宋哥，俺走了！

〔张顺，玛瑙拿起东西下。老宋匆匆上。〕

老 宋 （望远处）走了？想通了？好，好。

——幕 闭

第 二 场

〔前场数天后。上午。〕

〔石河岸边，平畴无际。地头，路边远远近近插满红绿彩旗，“跃进门”横跨舞台。两侧备有锣鼓、鞭炮；地头“密植红旗”随风摆动。〕

〔幕启：社员们少气无力地抬麦种上，有的躺，有的坐；妇女们做着针线。石滚悄悄捅捅狗旺，私语几句，二人解开口袋喃了两把麦种，又往衣袋里装起来。〕

老 根 （喝止）石滚！今年种一粒，明年收一升，这是麦种！

石 滚 兴他干部把粮食往地里扔，就不兴社员顾顾命？

狗 旺 吃两口自己打的粮食不犯法！（又装起来）

老 根 狗旺！

一老婆 一米度三荒，往后还指望他们干活哩，叫他们吃口吧。

〔部分社员装的装，喃的喃，乱作一团。〕

老 根 （见有人来）干部！干部！

〔社员纷纷下。

〔李百锁上，见状佯装不知。

张 顺 （挟着一捆小红旗上）人呢？

李百锁 那边歇着哩。

张 顺 百锁！（唱）

不是我爱絮叨把你埋怨，

我越想这件事你办的太玄！

李百锁 （唱）敢包揽瓷器活就有金钢钻，

大支书你尽管把心放宽。

张 顺 锁儿，如今崔书记要总结后进变先进的经验呢。

今几个带上检查团，还有记者，照像哩，座谈哩，

这三百斤种子要是不能都种到地里……

李百锁 嗨？不耩到地里，（指牌子）我给你扁个一万三

千五！（搬着指头）喂，一麦九穗……

张 顺 妥，这回算我右倾！（将牌子插在地头）喂，锁

儿，俺外甥郑春来信说，这一、两天回来探家。

（把信交百锁）锁，我说春儿和玛瑙都到年龄了，

年跟儿把他们的事办了吧。

李百锁 郑春刚提干，眼下年景又不好，以后再说吧。

张 顺 也好。

〔桑玉兰上。张顺没好气地瞪桑一眼。

桑玉兰 百锁……

李百锁 嫂子，来地里找俺哥说体己话哩？

桑玉兰 我稀罕他！锁兄弟，食堂就剩那点粮食了（瞪张

顺一眼），人家说今几个检查团要来，叫炸油条，

烙油饼哩……